

● 尘海凝珠



● 林玉华

第一次遇见肖老师，是在1959年的9月，我大一的《现代文学》课上。他花白的短发，高瘦的身材，穿着件圆领的白色文化衫，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容，是个很亲切的老人家。他博学、睿智、幽默，让我们如沐春风。欣然地跟随他步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殿堂。由于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深深折服，年龄的差距没有拉远我们与他的距离，相反，随着了解的深入，我们都越来越喜欢他了。

记忆里，他是我们大学里的一位好老师，也是唯一一位没有人缺过他的课的老师。在他的课堂上，无论是多么调皮的学生都会安静地聆听，认真地做笔记。我想吸引我们的不仅仅是他渊博的学识、幽默的言语，还有他执着追求学问的态度吧。肖老师德高望重，所以大家都喜欢他，我们在背地里称他为“老肖”，但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捕头”。听师兄师姐们说他监考的时候特别严格，所以拥有了我们中文系“四大捕头之一”的雅号。想来这“雅号”他也是知道的，只是从未批评过我们，就是无意中听到了也是呵呵一笑而过。平日里的老肖很亲切，可真正到了考场就是很严厉的“捕头”了，再狡猾的偷儿被他逮到了必定是要从宽处理的。用他的话说——做学问要认认真真，做人要清清白白。不说考作弊，就是作业抄袭、文章剽窃等都是他最忌讳的事情。

考场上的“捕头”很可怕，但考场外的老肖很可爱。他的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所以很喜欢学生到他家去拜访。无论是谁，他都欢迎，但他从来不准我们带任何东西去，否则他就会生气，还会把我们的东西都扔出门口去。每次我们到他家，他和师母就会拿出一大堆的瓜子、糖果、点心让我们吃，还不停地催促我们“吃啊，吃啊”，看着我们大快朵颐，他们就会笑得特别开心。末了，临走前他们还要抓一把糖果放到学生的手心，让带在路上吃。那股热情，总是让我们想起自己的家和父母。我大二分专业以前，肖老师一直都是我们的班主任，但大学的四年里，他就像一个父亲一样关爱着我们，无论成绩的好坏，也无论家境的好坏，在他眼里每个学生都是一样的。晚自习的时间，他会常常到教室里来看大家做功课；周末的时候，他会

上宿舍走走，和同学们谈谈心；节假日，他就叫上家庭困难的学生到家里吃饭……

在肖老师的呵护下，我们顺利地走完了大学四年的历程。在同学们踏出校园的那一刻，肖老师也离开了几十年的讲台，正式退休回到家里。我们是他最后一届学生，却永远都是他牵挂的孩子。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并非所有踏出校园的学子都能如愿以偿地获得一份工作，当肖老师得知有些同学因为没有找到工作而气馁沮丧的时候，就会主动打电话开导学生，并且想方设法多渠道地打听就业信息，为学生们提供消息。这样的关怀一直持续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安心地走上工作岗位。我们由衷地感谢肖老师，虽然他已退休了，但却无时无刻不关心着班上的每一位同学，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怀呢？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心中的文字都已渐渐沉淀，我很渴望证明自己。一次意外的在杂志上看到征文比赛，于是我写下了《红楼不是梦》。我把初稿送到肖老师面前，希望他给予我帮助。当稿子返回时，他问我能否把小说的结尾改一改，让故事里的男孩由坏变好，让他和女孩都有一个好的结局。我思考良久，认为故事里的每个人不都得要有美好的结局，因为生活的真实就在于它总会有缺憾吧。我不想改动故事的结局，可又害怕自己的固执会伤害到老师的自尊。几经思量，我还是鼓起了勇气和他探讨，没想到肖老师没有一丁点不高兴，反而表扬我会思考，鼓励我写下去。后来，小说获奖了，我的其他的文章也陆续见报。老师夸我是他的骄傲，可我觉得若没有老师当时尊重我的意愿和指导我的写作，又怎么会有我今天的成绩？

一个冬季的雨夜，我突然收到肖老师给我寄的一封信，里面有一张报纸，报纸上登着一则全国征文比赛的启事。肖老师说他希望我能参加这个比赛，能一如既往地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永不放弃文学的梦。收到那封信时正是我很彷徨很无助的时候，他显然并不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心情动笔了。我也没想到毕业这么久了肖老师还念念不忘我以往对写作的热爱和追求，还依然这样关注我的成长。想起老师的这份关心，我的心在那一刻

又漾起了温暖和希望。

同在这座城市工作的同学们依然喜欢相约在假日里去看他。进了家门，肖老师和师母还是那副欢喜的模样，频频请我们吃东西。老师欢喜我们的来访，更欢喜我们在工作岗位上取得的好成绩，我们愿意把所有的好事情和他们分享。每次离开肖老师家，肖老师和师母就会双双下楼，一直送我们送到路口。

因为工作繁忙，我曾经很久没有去看望肖老师了，等再去到肖老师家的时候，才知道师母病了。我去看望师母时，只见她十分的消瘦，几乎只剩下一把骨头，卧床不能起。肖老师每天都会亲自做饭熬汤，一口一口的把饭喂到师母口中。师母长时间不能下床行走，他就每天把她抱下楼，放到轮椅上，推着她在校园里呼吸新鲜空气。很难想象一个快70岁的人每天要这样地照顾一个病人得付出多少的耐心和毅力。但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我们也从来没有从他的脸上感觉到一丝抱怨和负累。2007年的春天，当满城春花开遍的时候，师母走了。我们都到肖老师的家里去看望他，心中充满了悲伤。镜框里师母慈祥的笑容让我们想起了往日他们相濡以沫的点点滴滴，肖老师也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携手到老的真情。

再次给肖老师打电话，他告诉我他每天都会去学校的图书馆看书，到老年活动中心看报，让我不要担心，他是唯物主义者，他很乐观，他会走出来的，因为生活还得继续……

由进入大学到大学毕业，由大学毕业至今，我和肖老师相识将近8年，记忆里关于他的故事还有很多。每当我面对我的学生的时候，就不由地想起他对我们的种种教诲和关怀。肖老师没有什么辉煌成就，但他严谨治学、求真务实、以人为本、关爱学生、廉洁从教、为人师表、热爱生活，也顺应生命的得失，他以他一生的言行书写了教师的最高品行，他给我传授知识，教我学会思考，学会做人，让我受益终身，也由此激励着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做一个像他一样的好老师。

(题图 王立升/摄)

● 碧云湖夜话

一本老书的心灵归宿

● 蒋丽娟

我的名字叫《文明礼仪》，我是图书馆浩瀚书海中的一员。从我身上泛黄的纸张，快掉线的装订中可看出我厚重的历史与经历的沧桑。春去秋来，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西大学子，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成长。那些渐行渐远的年代会记住我吗？会记住我曾经哺育了多少莘莘学子，使他们成为有理想、讲文明的国家栋梁？又有谁会记得我曾被不少学子奉为经典之作？我也曾有过被争抢不及的辉煌？

如今的我则尝尽了繁华落尽后的忧伤，那个属于我的璀璨年代似乎走远了。我还来不及看一眼新一代的学子，连渴望与他们进行一次亲密接触也成了奢望，我甚至远远地听见他们还没碰到我就转身离开脚步声。这是什么样的待遇啊？一滴冰凉的泪滑过心头，其实我是多么想把古时荀子说的“礼者，人道之极也”、“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论语》说的“不学礼，无以立”；元朝许衡说的“衣食以厚生，礼义以养心”等等这些中国传统的礼仪精华传播给他们，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我的热情呼吁竟留不住他们匆匆一瞥。

我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被压在层层书堆的最底层，无人问津，难道现在的我真的毫无用武之地？我在苦苦思索，思索着一个接近情理的答案。

终于，透过重重书层的罅隙，我从图书馆里学生的行为举止中找到了较为清晰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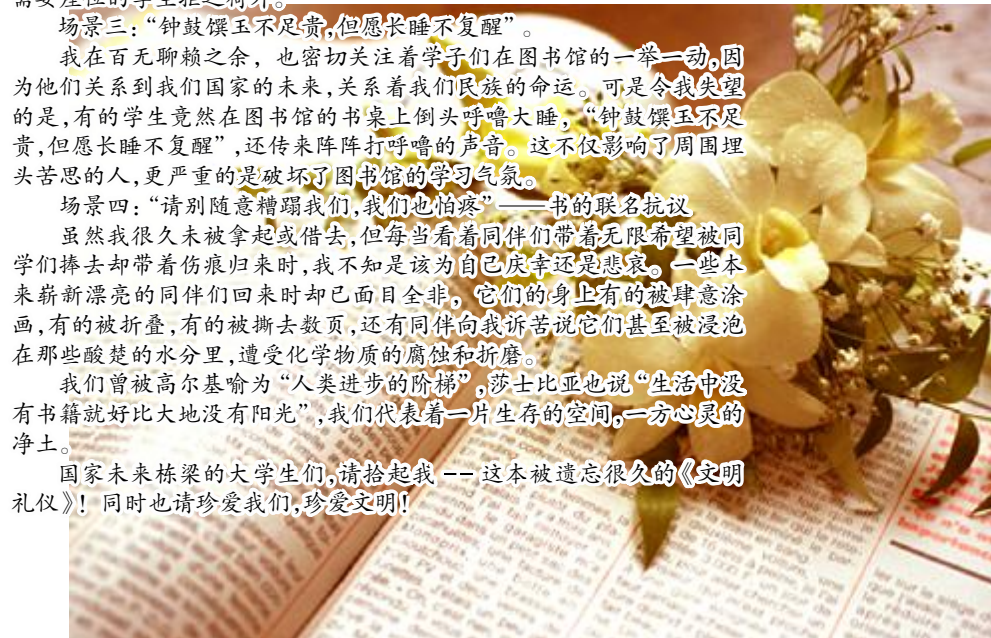
场景一：电话铃声、短信铃声、凳子碰撞声，声声入耳。图书馆是知识的海洋，是智慧的殿堂，是安静的乐园。我本来以为自己要在图书馆的安静沉寂中度过余生，每天看着大家在恬静的气氛中学习、读书，偶尔有翻书声和翻书页的沙沙声，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可这种安静至今已被一阵阵电话铃声，短信铃声，粗鲁的拖拉凳子声打破了。

场景二：“临时抱佛脚”之占位现象。当我徜徉在一片安静的海洋中时，免不了翘首一望，发现偌大的图书馆竟座无虚席，众学子正奋笔疾书，笔耕不辍，不免甚感欣喜。因为平时一般都有很多空位，让我感叹资源的浪费。但欣喜之余，我猛然想起现在正是期末考试临近之时。同时，我看到一些不符合文明礼仪的现象出现了：由于时间紧急，座位紧张，很多人不管看不看书都先占了一个座位，更可恨的是有的人拿个占位牌或一本书把座位一占就是大半天，把那些真正需要座位的学生拒之门外。

场景三：“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我在百无聊赖之余，也密切关注着学子们在图书馆的一举一动，因为他们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未来，关系着我们民族的命运。可是令我失望的是，有的学生竟然在图书馆的书桌上倒头呼呼大睡；“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还传来阵阵打呼噜的声音。这不仅影响了周围埋头苦思的人，更严重的是破坏了图书馆的学习气氛。

场景四：“请别随意糟蹋我们，我们也怕疼”——书的联名抗议。虽然我很久未被拿起或借去，但每当看着同伴们带着无限希望被同学们排去却带着伤痕归来时，我不知是该为自己庆幸还是悲哀。一些本来崭新漂亮的同伴们回来时却面目全非，它们身上的被肆意涂画，有的被折卷，有的被撕去数页，还有同伴向我诉苦说它们甚至被浸泡在那些酸涩的水渍里，遭受化学物质的腐蚀和折磨。我们曾被高尔基喻为“人类进步的阶梯”，莎士比亚也说过“生活中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我们代表着一片生存的空间，一份心灵的净土。

国家未来栋梁的大学生们，请拾起我——这本被遗忘已久的《文明礼仪》！同时也请珍爱我们，珍爱文明！



蒋丽娟

● 人生百味



● 吴义敏

寂静的夜晚，我依稀听见一种声音在呼唤，好像是浪涛拍岸的声响，在身体的某处，遥远而真实。我模糊的记得那是小时候睡在舅舅家木楼的床上听见的流过山脚的河水声。我本以为我离开了很久，我已经忘记了当年寂寞的站在那些荒凉的山冈上，听着涛声，看着山谷里的河水蜿蜒着流向很远的地方。我一直与她遥望，我不知道她的岸边是我想象中的铺着细柔的沙滩、长满绿油油的水草，还是布满了丛生的荆棘、蜿蜒着崎岖的小路，那些岁月我们之间就隔着一段山坡，是山顶与山脚的距离，我在那些同样寂寞的山冈上长久的遥望。我渴望与她靠近，在心底我无数次想象着我们的相逢。

那些岁月我们依然遥遥相对，但记忆里我早已把她融入了我的身体，汇入了我身体奔涌的血液，经年不息的流淌。我不知道她发源于什么地方，或许是很幽深的峡谷，或许是很广阔的高原，更或者来自圣洁的雪峰，因为我在寂寞的时候闭上眼睛，会感觉到有一座雪峰在慢慢的融化，然后汇成溪流，聚集成翻滚的波涛，流遍我的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与我融为一体。

我喜欢在秋日凉爽的早晨，爬上那些寂静的山冈，看着从一边的山谷里升起的雾气从水般的涌入河谷，填满河谷堆起层层叠叠的云海，在看着云海的上端朝阳冉冉的从河的尽头，高原的边缘升起。很多个这样的早晨我都那样听着在雾海的笼罩下的河流的声响，深深地思念她。

那时候的我是不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只是遥遥的看着浪推浪翻腾起阵阵的白沫，咆哮着向远处流去，消失在高原的转弯处。久了眼睛就会一阵阵的酸痛。现在想来那时心中确乎是有那么点失落的，甚至在现在想来好像还有些莫名的隐隐作痛。

在大的时候，河的上游建起了水电站，筑起了很高很高的坝，把水都拦住了，河水流经我家的小镇的时候就小了很多，就再也没有了往日浑浊、咆哮的情状了，河变得温柔了，

安静了。远望就只剩下一条碧绿的玉带缠绕着高原的边缘蜿蜒的飘摇了。那熟悉的声音在舅舅家的床上可能也几乎听不见了，因为我长大了，我知道在漫漫岁月里河水是要变化的。

可是，有那么一天，在异地的一个古镇，当落日的霞彩肆无忌惮地铺满江面的时候，我离开同伴一个人来到到码头的石阶上，静静地坐在那冰凉清的石板铺就的阶梯上，背靠着苍老厚重的古镇的刹那，内心的躁动一下子归于平静。此刻我和一条河如此的亲近。

从那里回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看了很多回去的人以各种形式记录着在那里的点滴，而我却感到沉重的难以吐出只言片语。甚至是在偶尔在一些铺满晚霞的水边，我总感到心中有些隐隐的渴望在涌动。虽然只是几秒钟的亲近，虽然只是那样轻柔地流过我的旅途的一段河流，我却分明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无意中触动了内心某些绷紧的琴弦，对一条河的思念或者是渴望。

渐渐的我在思念中找到了一些清晰的感觉，却是有些遥不可及的真实，我只是模糊的觉得那似乎是曾对家乡的那条河遥望的无奈与感动。直到我在复杂的人际里，对一些人有些事逐渐明白的瞬间，内心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悸动。而后经过些时日，才发现人与人之间在自觉不自觉的设置障碍。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囚禁了自己，渴望彼此又害怕伤害彼此。就那么一层层带让我觉得好像隔了千山万水一样的遥远艰难。猛然间我想起小时候遥望的河流，就那样的隔着一些山林和沟壑，挡住了美丽的河滩和柔媚的水草，而我就一直站在荒凉的山坡上长久的遥望盼望。

有些时候我觉得自己很累，躺在床上的梦境里，遥望那些河流在眼前哗哗的流过，我是那样的无奈。其实我只是想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沿着河岸，在微风里，踩着柳絮，慢慢的行走，轻轻地走到彼岸。(题图 李高南/摄)

● 文化视点

不肯九九表的美国人 ——两种教育信息的见闻与思考

● 唐小为

而在中国，一个小学生背不下九九表，老师一定会判他一个“智商”。那么，当一个会背九九表的美国小学生或中学课堂，会被视为一个小天才，十分合情合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孩子比美国的聪明，只说明背九九表这类工具性常识非常有用；说明如果把背九九表先乘除后加减和分数小数的计算的基础技能都视为“应试教育”，那就一定是混淆了科学教育中重大的是与非；说明美国所以要“进口”他国科学专业学生，就吃了这种数学教育的亏。这种数学教育，毫不夸张地说，绝对是美国基础科学教育的瓶颈。就中美教法比较而言，明摆着是中国的教法好。

美国科学先进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国力保证了它的科研经费和教育普及率，优厚工作生活条件吸引了世界优秀科学家前往研究和教学，科学政策保证了科学发展得到强大激励……但其基础教学的一些做法，比如不肯九九表之类，绝对不能够引进。美国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盖尔曼在他的《夸克与美国》中回忆自己的童年，这样写道：“专业化……仍需以各学科思想之间的统合作为其补充。这种统合的一个突出的障碍是，横亘在那些能自如地应用数学的人和那些不太懂数学的人之间的一条分界线。幸运的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了定量思考这样一种习惯的熏陶。”(P15.着重号为笔者加)

我相信，美国本土培养的杰出科学家，幼年时正是这样“幸运”地养成定量思考习惯的学生。有这么一种听起来像是很有道理的推论：西方科学先进，诺贝尔奖得多，所以他们的基础教育一定比别个国家成功，把孩子送到西方国家上中小学成为科学大家的概率一定大。中国差生

而在中国，一个小学生背不下九九表，老师一定会判他一个“智商”。那么，当一个会背九九表的美国小学生或中学课堂，会被视为一个小天才，十分合情合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孩子比美国的聪明，只说明背九九表这类工具性常识非常有用；说明如果把背九九表先乘除后加减和分数小数的计算的基础技能都视为“应试教育”，那就一定是混淆了科学教育中重大的是与非；说明美国所以要“进口”他国科学专业学生，就吃了这种数学教育的亏。这种数学教育，毫不夸张地说，绝对是美国基础科学教育的瓶颈。就中美教法比较而言，明摆着是中国的教法好。

美国科学先进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国力保证了它的科研经费和教育普及率，优厚工作生活条件吸引了世界优秀科学家前往研究和教学，科学政策保证了科学发展得到强大激励……但其基础教学的一些做法，比如不肯九九表之类，绝对不能够引进。美国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盖尔曼在他的《夸克与美国》中回忆自己的童年，这样写道：“专业化……仍需以各学科思想之间的统合作为其补充。这种统合的一个突出的障碍是，横亘在那些能自如地应用数学的人和那些不太懂数学的人之间的一条分界线。幸运的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了定量思考这样一种习惯的熏陶。”(P15.着重号为笔者加)

我相信，美国本土培养的杰出科学家，幼年时正是这样“幸运”地养成定量思考习惯的学生。有这么一种听起来像是很有道理的推论：西方科学先进，诺贝尔奖得多，所以他们的基础教育一定比别个国家成功，把孩子送到西方国家上中小学成为科学大家的概率一定大。中国差生



赖刚/摄